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

十二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序

送師准父序

富貴可求乎孔子七十有餘聘而無所遇焉富貴不可求乎戰國之士所至爭以為卿相者何哉夫以其時而合於吾之道然後有所為也難以吾之道而未合於其時也則孰有甚難者耶吾之所謂道者常尚時之所欲為者屢譬有人焉其形羸而未至於萎其氣衰而未至於索也或告之曰子之病幸其未痼蓋思所以病者其由荒於色而沈溺於酒於是戒焉而擇草木之性甚和而良者輔之膏其其瘡矣或告之曰人之生以有室居飲食也子之病羸而衰無它焉藥之未至也吾有藥可以使子盛而強朝用之夕可以充子之欲也聞斯二者之說孰不曰禁吾之所欲者年而効者其誰能待之抑亦朝用之而効於其夕者斯可也於是聚天下之藥為之餌於其形也非以養之而以耗之於其氣也非以錮之而以散之其形誠若不羸而將至於萎矣其氣誠若不衰而將至於索矣洎其萎而索也則曰其命矣噫不可為也故自孔子之時及於戰國舉世之人皆惑於此者也雖季路其徒也猶以夫子為迂而孟子皆謂之迂闊則固宜矣遂使蘇秦張儀之說行於諸侯諸侯卒受其禍而龐氏特後焉天下後世一觀之此當何如也第於孔子孟子不敢曰迂闊而有為孔子孟子之道

者則猶曰是亦迂闊云尔眩於名不究其實其猶惑也今
明天子在上吾之道蓋將行之之時也予感師維父將往
焉其無扭於世俗之所惑而憂聽者以為迂闊不以孔子
孟子之道待其上乃予之望也

送舟元老序

龜陵舟元老官紆溪滿將歸某往踐更焉於其行也客有
送于途者指而言曰君其樂是哉人情於故鄉天下之所
同樂而鄉相之貴有不能者焉蘇季子應聘諸侯佩六國
相印丈夫至此亦足矣然伏軾結駟橫歷天下不得一日
安其廬喟然大息恨無負郭二頃田歸老于周顧其心於
故鄉為何如也吾視季子雖貴矣又奚以樂今君家龜陵
上腴之田甲一州而能勤苦學問為郡國推上以文辭在
選中於是載書冊從官游去家纔數百里而迺翁時節乘
安車過君君日夕擊鮮供具為迺翁壽極樂數十日乃去
至今里中為君榮今者歸觀其親過里門父老必喜曰此
吾里中長者子賢矣哉與其故人邑子載酒肴願交歡于
君道路之人亦必有咨嗟嘆息者徒季子尚君同時固當
有羨於君也某曰豈特季子有羨於君而已耶雖南面之
尊猶有慕也客亦知夫沛公之過中陽里乎徘徊不忍去
酒酣歌大風之詩慷慨悲泣而車駕即日西不得留也某
至今想其思沛中之喬木望芒碭之白雲其魂魄依依然
猶在也君於是行宜乎客之謂君之樂也雖然處於樂者

不知樂之為樂也必其憂者然後知之某與中原大夫士
捐墳墓去鄉里跋山浮江數千里為一官役罷則擔簦徒
倚於途而無所歸故於是有以知君之為樂也若以君之
才游于吳上說人主下談公卿可從容取顯仕然後馳四
乘傳北入杆關使邦君除道而郊迎令長負弩矢前馳如
是富益為鄉榮不止歸來之樂也

送王子載序

予憶曩居大梁時水平故事士非繇吏部選不用故四方
無游諸侯者士於此舉集焉予家五世而儒不見弃於大
夫士大夫士集子門特多焉由是見先君所與友曰狎至
先君待之不敢怠或留舍於家家故貧猶貴負修具終其
去人人皆盡歡其間所遇豁達無隱譴浪笑傲或雜出辭
章含譏諷靡所忌宜甚暱雖有沉厚而深者亦篤誠可持
久謂不相負然近者暮月按者四三年或後以貴故因復
決捨或既去迹寢疎不相聞或始出無聊及得勢則背而
馳不復來或有所謁陽示狎密謁已或遂或不遂皆捨去
再遇則若不相識予心疑之豈先君待士薄耶間以問先
君先君笑曰無庸此之問後乃自知予既孤年益壯家益
窮空視當時先君之友猶半在然頗瑯瑯筆持藁侍禁中甚
寵不復記憶往事以一字慰問其孤者嗟乎風俗其已久
矣不足悲也去之東游吳楚彷徨不知所稅駕始徑蜀道
于今十有五年更事滋多而所居交情比往特其甚子貧

且賤得此於人固當近世士見有勢力僅如毛髮比已願
為僕隸不之耻稍下尚已列雖同里居不尚通否則求多
焉不厭則怒且絕故昔朱公叔始作絕交書蓋傷之也而
劉孝標之論最後出其言五交三醫當矣願絕之則非絕
之是植怨也夫九夷鳥獸非人所往而古之君子欲尚之
同群及居焉士布滿天下予何往而絕去中國則九夷鳥
獸矣士雖鄙言語通嗜欲同於夷狄鳥獸猶愈也予嘗存
是心士去予不強而追及來吾不憤而拒尚之汎然上下
祈無忤而已雖不敢置青白吾目中不可謂言次無所識
也日者貧甚思出仕往即焉今幸得客下邑始識君從之
游君性疎簡今之胥冒善迎合者所不悅蓋為人交密不
至昵而久亦不厭無勢移無利遷無威奪自初至此其夫
子不見有少異者因愧恨不蚤知其賢何至是乃克也於
是慨然惜其去然當途多知君者章文上其時之逢也胡
可留然晏平仲善焉人交後出聞其風且思執轡三雖不
見信於人異時尚欲一言之庶有激而興者焉

送子嘉兄赴漳州司戶序

古之吏也惟其賢之貴今之吏也不必其賢太上強佞勇
於犯則人憚而忌謂曰敢為其次色柔慢工言辭則亦以
為才愛而易親其次憑權而負勢則雖不肖不敢弃鼠下
乘招權者願金錢因得以市其上故凡曰吏去者必如是
然後足任也其自度不可為也故不樂為吏且不幸生十

年而北戎發難先君惟國之憂不忍捨而去留佐東道師
敗于寧陵某不能從死獨與兄弟扶携而東方亂市無車
駟可假而奔就有焉貧不能得榮然其幼也會天雨雪足
塗潦不能勝數步一仆罷曳不能起相持而慟更掖之以
進時又四方所徵兵集梁下者皆散歸剽道上於是危得
脫度淮蓋濱九死幸而存至今嘗與兄弟言臣不幸蚤孤
獨兄弟在其可須臾離也他日苟不死當共棄人事求山
川勝絕處買田築室歲時伏臘酒自勞閒暇爲中叅杖
上下山坂徜徉焉亦可以老矣使得官則當仕他州將不
得兼處如田畝間也以是愈不欲爲吏又經亂來尤不喜
與人別每朋友去亦悒悒作數日惡今既仕離三四年乃
始得合其間或因緣檄召置旁郡或轉徙益遠則邈乎
其歸也故初尚兄弟約不仕然家儲云素者欲非仕不能
也於是往即焉涕泣以說故吾兄子嘉今將往通川爲其
郡戶曹掾或曰今之位乎上者志乎功名者也昔人言求
田問舍是陳元龍所諱而劉玄德亦謂斯人也當卧之百
尺樓下吾以不樂爲吏之心而從事於志乎功名者難也
不然所謂志乎功名者其待吏也非其賢者也不得以兩
人此吾雖有可以陪輔之者然非如今之吏去者其能聽
吾言宜吾之爲吏不樂也不然吾何敢然今也幸皆有祿
姑可衣繒飯糗儲其餘他日歸買山焉以隱庶乎曩志之
卒有成也

薛經仲詩集序

孔子作春秋之時蓋曰詩亡矣天下其果無詩乎蠶裘之歌滄浪之歌可不謂之詩哉夫謂之亡者非真無詩也或出於童子發於里巷而不衷於禮義非大雅之士之所為也何辱觀焉如是而謂之詩亡可也漢房中之章尚夫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蓋亦有作者矣豈孔子之時皆止於童子委巷之人而士獨不能歛夫亡之所為而無以異於童子委巷之人則惡得謂之詩也故魏晉梁齊梁陳隋唐之間其聲淫矣又孰有安樂怨怒哀思之辨也耶雖然禮義之澤有盛衰不幸而衰亦未有至於尺亡者焉或有謂夫子沒而微言絕言固微矣望其傳者一二於千百而謂之絕則不可也予幼而喜為詩求詩之尤者見韓退之於唐獨稱李杜而子美之詩掩魏晉以來其殆庶幾乎三百五篇無乃所謂望一二於千百者歟詩之道噫其難哉既壯而求於世今之世誰不為詩乃得薛仲經父之詩於李杜為近而甚愛之古之風人不得而見矣見其近於李杜者斯去孔子之後而大雅之風猶在豈易得焉或曰子之取於詩不太嗇乎子則歎曰孔子之時詩蓋亡矣子又何嗇仲經父既死其子純志壻於予錄其詩并文若干篇以示予予於是乎言使覽者知詩之所以亡尚可以興其果有興也仲經父有功於斯文也大矣雖仕不達而且蚤死其視區區得志於一時既老而無以自託於斯文者如

何也其行義年子嘗誌諸其墓故不著獨著其所得於詩者焉

湯景溫字序

善者知其為善惡者知其為惡雖塗之人皆能焉試舉周公孔子飛廉惡來革以語於衆今汝於此孰慕歟則必曰周公孔子所願學者也聞飛廉惡來革則怒罵而耻道之然觀其所為有不若飛廉惡來革者鮮矣飛廉惡來革亦豈不自知其善為可慕歟惟失其性也則卒陷於惡而不自悔焉子思嘗論所以為性者曰誠而舜則知所以執之者曰一蓋天地之中而非夫一不足以執之舜以有所嘗聞於堯者以告禹蓋未有不由是而能為聖賢者焉士果欲其言周公孔子也其行庸公孔子也其可捨誠與一哉夫不存乎誠則偽矣不待之以一則其德二三矣觀其言則是考其行則非燕子之以成其巢王莽以文其姦劉歆將斂明之徒以肆其欺猶黃帝之五兵小人挾之則惟盜而已國朝論君子皆曰溫國司馬文正文正文公者周公孔子之徒也子文楊子嘗曰文正文吾師也自名曰景溫可謂知所慕矣子恐慕其言而已因告之文正文之所守者曰誠曰一蘇子瞻嘗嘗云尔故字之曰誠一

呂商隱字序

呂子自益州來謁予而言曰商隱起諸生辱天子庭見而問之錄其言而觀之念嘗登執事之門不可以不謝子曰

子今既仕矣始所以慕商之隱者誰歟彼隱於商之山者以素而不出可也至漢而猶隱焉不知斯人者於何時而可以出也商之世有抱負堯舜之道以隱於莘之野者非不出也其有待也隱於商之山者自為者也隱於莘之野者為人者也湯知之一以幣起之則念是誠知其道欲至三幣則始幡然從焉以為湯真欲用之其至莘於是者夫豈徒哉湯亦以為斯人也而肯出也寧厭莘之野而求富而貴焉蓋思以其道施之於天下使君享其名而百姓被其澤湯之心常恐其謂我不足以用其道而捨之以返乎莘之野而君不得享其名百姓不得被其澤故湯敬而尊之凡立湯之朝者亦皆敬而尊之以為斯人也非為我富而貴也故太甲安于桐宮而伊陟進而天下不以為怵無它焉惟其道重則於富貴也輕則不遽以出其出則上下交信焉惟上之人其權於士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富可以貧士亦以為富貴其所欲也不敢少有拂焉或稱其賢上之人初不知其為賢也曰姑召之其人亦不思上之人其果知之也幸其見於上而得其所欲誠知天下之事有所宜言者願莫測其所為而不敢先焉上之人見其來而未嘗辭聞其說又止於如此亦曰姑留之今日或以喜明日或以怒其居於位也不苟其去也不思謂夫士者皆愛吾爵祿猶之大馬畜役也願欲求道之行而天下受其賜也難矣豈上之人端使之然哉呂子雖已出而仕常能如

在莘之野有以自重子見其道之行而富貴非所論也其
曰既已仕不得如在莘之野則使誠得富而貴其道必不
行也呂子將何擇焉因字之曰懔然蓋亦審其出而已矣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七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記

盡心堂記

人之心孰於其事而不盡歟夫農工商賤者也農之於稼穡工之於器商之於貨蓋相尚議於肆語於市謀於野亦各於其事尽心焉耳矣而况所謂大夫士哉然予觀之大夫士居其家非曰吾樂是堯舜之道而不出也吾之不出願未有爵位於朝其心皇皇焉而圖所以取是爵位既得之不曰上之人畀以爵位者謂其於堯舜之道能樂而誦之必能行之也乃蚤夜思慮計畫始吾樂誦堯舜之道果可行之以否堯舜之道於無告不虛於困窮不廢彼所

前四八

謂無告者必歷於勢而不足於力困窮者又天下之所簡棄者也於斯無告者苟加怜察焉其貧勢者得不怒乎困窮者吾儕而尚之不亦為天下之所簡棄乎然則其道吾徒誦之殆不可用也其心則又皇皇焉揣量天下之貴而達者能禍福我者也強而有勢力者能毀譽我者也徇之者悅違之者不悅善者惟其善者好之惡者惟其惡者好之善者少不能勝惡者之衆也違之而不悅不若徇之而使悅也我於是則尽心焉農既以其稼穡而富工既以其器而富商既以其貨而富我亦以是得好而悅之者為多皆將福我譽我其貴且富矣通義師公紹興八年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獨慨然曰傳云乎刑者一成而不可變君

子盡心焉人曰必刑法曰必有我則宥之人曰必有法曰必刑我則刑之上刑下服下刑上服我惟曰有法噫其尽心於是矣或曰今之尽心者尚此異奈何公笑曰知其職而已皇恤其它因得故平羗縣廢解材為堂於公座之東偏以尽心名之曰此所以志也堂成而公去不果記其事後二十有八年其婿鄭晁某繼領是任乃推廣公之意而為之記乾道二年十月六日也

何公福堂記

古之人也誠今之人也偽古有碩德美行為人所敬愛生則丞嘗之賤如晉夫桐鄉德之愈遠而愈不志過於其子孫其時公卿大臣曾不及焉豈求有所悅哉今也異於是使民而丞嘗我則畏我者也既去而毀撤者有矣使吏而丞嘗我則諛我者也既去而嫻笑者有矣惟浮屠氏其學務專得其性蓋吾中庸之誠者也故淡然絕外慕於權勢無所畏於富貴無所諛有能走數百里外求公之繪像歸而嚴事之如思齊者必非偽也思齊乞文於某因語之曰爾不聞吾甘棠之詩歟周人德召伯託所止之棠而作歌頌歌其所及所越所說不歌其德何耶誠者之辭實而偽者之辭夸也乞文以為夸無乃為誠之累乎思齊曰然獨取刻之

墊江縣王簿公解記

仕自一命以上皆受食於縣官而又為之居室將無憂其

私而公是圖於是朝夕以燕安其家所為成也夫孰有
志其所成而不愛焉使之顛以仆夫然蓋忘其身者也彼
身之忘其於民何有焉必愛其身而後知愛其所成愛其
所成而後知愛其民夫邑所以成身者也惟其有是居室
者由有是邑也邑之立由有是民也無民則無邑矣其身
何託焉故身欲肆於荒蕪則念民亦欲休寧其里閭身欲
無薄於風雨則念民亦欲無暴於史胥今有視其居室而
猶視諸逆旅之舍仄撻罅漏雖且壓也如旦將去之則其
視民豈不亦猶視諸逆旅之人哉或謂好治居室者民病
今之不治者果不病歟主塾江縣簿者其居室壞矣夫蓋
瓦缺穿墻波毀拔者不可一日處也而來者恬焉今歲之六
月合陽衛君始至惻然咨嗟邑子知之則相尚言衛君能
不忘其所成民其庶幾乎不可以不成其志乃各効其材
出其力勸以即工居無何室成晁子聞之曰愛其居室
者且知愛民况其民為之棟斲為之版築於斯求以燕安
衛君則愛其民宜益甚其民果庶幾乎

靜邊堂記

紹興三十年嘉州徼外蠻至塞下邊吏大驚走州以告州
又大驚走其部以告其部遣將將其兵至塞下不見蠻其
將輕行出塞卒為蠻遇師又大驚投谿谷以死州初不知
狀愈益恐調它州兵除塞下為戰地日日以備蠻為事它
州為耗費而塞下民益騷然於是州尤以犍為為憂

李景卓紹祖始以提點刑獄司奏於朝選為令既至乃不以備邊為事惟按簿書考賦租其平時擅民之輸而乾沒入之強梁不受命者立得其主各痛繩治吏素與附和者皆噎不敢出領一邑方竦然知有令在是也其聲即日布塞下塞下吏亦震懼告是令不可慢也其盜塞民則皆大喜相語塞不日而吏向兵於我蓋朝夕焉猪羊鴨鷄不待肥而息禾麻菽麥不待刈而食父母妻子不得安其廬塞來不是過也苟吏不吾苦塞來吾能扞之塞何能為塞何能為塞亦相語塞安能患塞邊塞至即民自棄其邊而去吏無為為扞則自怖而死耳今李侯來未甚年塞生一迹至塞下鄉之益吏向兵所以備塞者求以靜吾邊也而邊愈益不靜矣李侯既樂其邑無事而虞來者不知吾邊所以由靜也故以名其堂然令不能常如李侯則吏向兵且復肆矣誠徹吏向兵足募塞下民使耕其旁而差擇其豪以為屯之長免其田租之半凡力役無所豫其民皆其備各相安而不相侵苟無事五年則其豪得以為校尉其遷以是為差否則黜而更差擇焉其民有愛其地之利其豪榮於其賞則其為守也雖微李侯豈不亦固矣哉李侯來請記其事故併書之乾道元年七月一日嵩山晁其記

潛心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動於外故必有所入焉不入于道則放而入于利入于道者惟君子為能養其浩然之氣靜而一虛

而明見利不易介禍至无改容雖然世之知道者鮮而競於無涯之爭者為多方其利害戰于中一以喜一以懼其道芽塞而莫之覩是以見利進而見道遠惟擇其利害而去就焉有可取容而求媚者必內慕而力為之惟恐其不近也充其志適可以免於今之世矣奈何子之心獨泛然而無所薄既不足以入于道相忘於倚伏之際蓋亦利之歸耶而又不能非曰惡乎此而不為也願嘗願學焉然佛其性而強之以所不能則愈病為之卑躬令色惴惴乎恐與物忤則人以為玩已也為之甘言曼辭溫潤而不悖則為近諛也為之吐情素効誠實饒固而強直則人以為傲世也至於多言繁稱道法往古則以為狀而自矜含章內晦以遁其光則以為深中而莫之測意謂於此可以全身遠害而乃有大謬不然者焉是惟有潛深伏奧退于寂寞之濱尚當世不相聞而自群於麋鹿庶幾其可免也而方窮游天下無一屢以為之歸皇皇於郡邑以就食縣官尚四方之士相從於利害之塗蚤夜思之至危也惕然中不寧者日四五焉去歲之豐枹鼓不鳴吏得安其居無所事事故恐懼小間因築室於其廡之西偏某告以南李公曰為我名斯堂將出入省觀存諸心以自戒禍其可逃公曰禍福不足論論其心可貴者雖罹於禍無憾也董仲舒公孫洪楊業而仲舒黜膠西一跡於世不復振而洪位至丞相封侯是蓋有命論其心則仲舒終其身之所潛者大業

而已若洪則詐也後世謂兩人果孰賢子寧一時之伸而後世之屈耶嗟乎子寧死耳其忍効洪之為也願以潛心名吾堂足矣然念吏居不可以而子之志當著於異日使繼子來者無弃此而取彼也於是乎書以告之

梁山縣令題名記

某家大梁垂百餘年不遷丙午歲始去其里中自是屈指以數其寧居之日方不得一焉故益厭苦行役每聞道上車過輒輒有聲輒輒動而悸去歲之冬自涪陵來尉茲邑始識令王公公維人也温厚馴雅号令不苛見已歸就館自慶曰尉職無越境又得事賢令君殆天怜我俾息有焉既而閱郡中遺書得故刺史厭次劉公海之文稱其風俗簡靜或淹旬訟牒不至庭自書以相報文移外廓廓無餘事其僚朝夕笑傲佚樂盖建中靖國間也讀其詞使人益喜及問諸父老則曰今安有此哉是邑實褊且瘠而厭賦倍他州軍旅之費取給焉稍弛不治則乏軍興且得罪故令帥其僚殫精力於簿書敲扑之間願豈有須吏暇哉雖然此言非也天下本無事而治乱何與焉吏誠賢耶雖居搶攘之中民懷其生而其屬亦安其職不然無事亟擾之不得寧幾何而不困哉然而平時吏擾之民猶堪也若亡多故矣而能填以靜此尤民望而祈也今邑中之民既已實吾王公之政則某雖居今之時又何用而不樂有愧於昔也乎自邑之建其為令者甚衆而達于是者其能幾人

然皆姓氏顯著王公取其近而可考者刻諸石而求文於
某曰子之先有為菴邑者至今喜道之不忘也不知距今
幾年而子復以尉來其忍暗無辭以廣其傳某方念得王
公之依以償其疇昔之勞而復聞此言也其將何辭以拒
之於是樂為之記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四十八

卷第四十八
十

夫以子之先有為菴邑者至今喜道之不忘也不知距今
幾年而子復以尉來其忍暗無辭以廣其傳某方念得王
公之依以償其疇昔之勞而復聞此言也其將何辭以拒
之於是樂為之記

記

重修城隍廟記

郡舊有城隍祠距北郭而近其經始者不能得良地隘焉蔽于一隅塗之人過之初莫知其有祠也以故民滋有怠心歲時之祀且廢弗舉憑附之質漫漶不章而其宇白亦摧圯之兩旁風草生于墉而牛羊入之若朽壤然郡吏相尚謀曰民不可勞也若以俸錢若干卜高敞地迂為庶幾明靈就安有所降依而民亦知神之歸會刺史太原武公至謁祠下既去登車回顧有不懌色某更於郡秩掾下非其職不當有所言然竊知公之心有所在也夫民神之主苟民力之普存則神亦賴而享焉固自有先後而曠一不治則不可今民既已安公之政樂公之德而年加豐矣則公將致力於神也其敢後於是都監號略楊偁率郡吏以請公欣然以聽乃去舊祠稍東得爽塏剋荒而夷治之更建祠宇再易月丘氏奏功恍然如去樞翳而特立于通衢也自是過其下者必易容以趨不敢慢今夫破中之民尚機鬼而在祀典者反漫不之省殆非朝廷所以崇建之意公今獨能興焉其樂為邦人道而未敢也第退自念往居鄭時時天下無事見其長民者各奉其一方之祀唯謹意天下皆然也既壯會兵與西北之祠舉為燼區雖山川之在封內大而嶽瀆有主者佐天子守令且弁不保而况是

祠也哉而公能於治民之餘施及于神使公刺史于此也其能佐天子守不弃而保截然為國之防也較然矣懷斯言未有以發不自意公以文見屬輒不辭而為之書

雲安縣尉解蘭菊軒記

廣陵孫長文自胸臆以書來曰子尉此邑幸歲之豐里中偷兒不復躡故亦為群盜以生夙夜憂所厭苦者輒傳之使午行于徐而自子至一歲中率不過再過子力任焉又吏舍遠闌闌子樂也其芳岸大江夏潦所鍾水際天望之令人渺然有湖海間意秋水落江中石出隱見洲渚而湍流益悍急石為水齧暮夜有聲若循除鳴每旦起而望遇天無雲四山屏立草木叢茂羅列而進子前意尤樂之而目罷於遐觀無以休子也故退而築茲室自念為尉居甚佚祿甚給無功以宜之實有愧當慕古之尉而賢者師焉頭遠者不勝慕論其近者莫若裴子餘程行吾師焉庶無惡聲嘈嘈子邑中其於愧少削焉故取陳雍州之評名子室子其為我記之某得書不獲辭第不知長文將脂韋突梯以成名斯世乎抑皦皦嶢嶢召讒而取忌耶夫蘭菊始而胡文恭侯以菊壽學觀之或得春陽而始華或抗秋以豐榮蓋有君子之德然誠可貴長文取其名是也若欲求成名也不宜蘭隱于山世鮮知者或采焉不以佩而以其薌自焚幸而植諸門則迫於鉅夷傷焉菊之菁華未薦於用猶離騷之士放逐憔悴頹頽而亡耶始或餌其英蓋古

今無常好聞昔之人有大臭者莫能而處自苦而居海上
反有悅而從者楚之末亦以糞其菴蓋室而糞壤充幃尸
皆服艾安用其為香草也士欲成名如蘭而菊或不若海
上之臭且於楚黜焉吾亦當化而為之歟然則裴子餘輩
誠足慕顧不當取是名不幸似焉如前之云其可易也哉
雖然以俗觀之固若是以道則非也君子之於世用捨之
不期而惟道之圖芳而不葳潔而不污位卑而不對如是
而不用或外慕而化則是芳而葳潔而污也可乎哉然物
之變化多有矣腐朽如枯枿而芝菌出焉薰奪於藹其臭
十年則亦不可知也君子宜謹哉長文於某為外兄相從
十五年悉其人溫厚長者仕不急於名世能以芳潔貴我
固善不然決非外慕而化者賢哉可謂善自處矣而非求
名者也紹興年月日潁川晁某記

淮南轉運司思政堂記

物之塊然者無思其動者皆有思鳥獸之有思惟飲食壯
壯強者食其弱游牧羣尾肆焉而不知其宜人於万物為
最靈者也小人之思猶異乎君子之思嗚呼則思怒順適
則思喜有所得則思樂其失則思哀君子不以已而以人
人之溺其猶吾溺也歟人之飢其猶吾飢也歟嗚呼志者
其直也吾何為而怒歟遜吾志者其諂也吾何為而喜歟
其有所得者義當得者也吾又何樂其有失則命也吾又
何哀其蚤夜以思者皆非此之謂也居其家思乎孝悌出

而仕隨其位而思其職捨是而思則非其正也其思誠正則所思者寡於吾心不勞而其安焉為之易強而少欲也行之有功而無愧也故君子不敢須臾舍是以思苟思之不正吾豈異於人哉孔子曰富而貴人之所欲也其可求則執鞭亦為之或者蚤夜以思高其爵位而務豐其家則曰聖人猶為是也心慮之力為之力尚心俱又勞也一身而二任宜於其職有不暇思者焉慶陽王能甫子所友而勤者也每為語出而為政不可強其不當思而忘其所當思以相戒予嘗先其出而為政能甫有聞於昔為語者不廢則喜也予自恨其才不強而心知能甫之才可以大有為而曰須其出以觀其施置必有以快吾意者而將矜式焉未幾天子起能甫於九品官用為轉運判官於淮南東路予適在益部自益過巴硤涉江湖至其治所蓋六千九百九十里雖有往來者使歷數其政不可詳且足然以天子之聖有以察其才能甫之賢必能以才自用其為政之善不待問而知也能甫一日有書來曰吾以思政名吾堂願得記之始予聞其語而信其賢矣今予觀其名斯堂則信能甫所語者又將行焉雖不登其堂而諒其民之樂其政也審矣能甫諱之奇世之人至今稱清源公嘗執天下樞其議論其行事磊磊軒天地者蓋其父云

程氏經史閣記

公卿大夫之位三諸侯之爵五而各有守天下之民四而

各有業失其守者卑隸自為也失其業者是謂離制弃本
命之曰莠軌之民斯蓋三代之制去尔後之井田之法壞
民浚然肆其所欲其志之大者則有慕於書所謂位之三
爵之五者而捨其業以求之或得其爵五之三焉進而不
已又有得其位三之二焉高者或尺得之而公卿大夫尚
諸侯之後乃有不安其貴而反以富為快者則伐水之家
不止乎鷄豚之畜也其家所當傳者卿之禮二士之禮七
大夫之禮二諸侯之禮四諸公之禮一其誰復知之耶民
有幸而得夫爵五之三尚位三之二或尺得之然多者再
傳少者一傳則已復為民矣故天下之名為公卿大夫諸
侯率無世其家者以其禮先亡也民得之者又本薄而易
蹶故公卿大夫諸侯及其民更相上下為盛衰安得方司
空司徒司馬司寇以官名其家張氏謂民甄氏以技名其
家各以傳之無窮終三代之際有以別其族而不乱若婦
其咎於井田之廢則仲連顏蠋之徒願生其時何獨然哉
眉州程氏始以進士起家今六世矣仕者日以加多其鄉
人私恠其故將何以致之子昔嘗為涪州軍事判官事太
守程公知其家既貴而不以殖其貨而能築閣於其所居
以聚四庫書而貽其子孫程公豈特程氏之賢哉實古之
公卿大夫諸侯之選也其子孫能世守之是亦常為公卿
大夫諸侯則所獲寧止雞豚之利也耶程公嘗欲子為記
不果而卒其子因過子道其事予悲其志賢其所為而書

之不但後大程氏將以告諸茂永之家使知所尚焉程公
敦書官至左奉直大夫守四州所至良二千石云

優然堂記

今之士焉不學自其幼也父母屬之師必使之干祿以為
其養苟得之則始謂其學有成矣故率去其親而從師須
有司命之仕而賦以祿然後歸其室焉食則見於其羹
坐則見於其墻者非其親之為見也學成而其天性離夫
學者固當然乎夫為父母者亦願其子之孝古之君子蓋
學乎是也於寢必問於膳必視晨而省昏而定不於斯須
而遠其側焉子見今之士始學而曰吾從師吾父母不得
從也既仕而曰吾事君居則守簿書去則又求之吾父母
不得從也父母之喪豈復思其所樂所嗜異有見於其位
而聞其音聲蓋其志之也久則安焉是果其父母之所願
也哉果吾君之所求也哉李生嘗向予游予聞其始學則
不忍去其父母而惟師之從有賢士大夫過其鄉則往謁
而請學焉曰吾不既得師矣乎既葬其父母則為堂於其
阡曰吾歲時上丘墓堂所以尸也吾不既猶有見有聞於
斯矣乎吾不知父母之亡也凡父母之教其子以學且仕
者本求其行加孝而養加至寧求其志之耶古者之於祭
猶未嘗不優然有見焉而况其生事者歟予嘉李生獨能
不忘其親則知登其阡之堂抑必有見如優然者矣

保安鎮夫子殿記

三代之時天下皆習於禮義廉耻而安其分公卿大夫之家各有采地士庶人亦各有田下者食其力以供其衣食足乎已而無求於富莫知其孰為利也於是時天下無兼井而人皆得保其常產累數十世而不失焉國有太學邑有庠序非設以致天下之士蓋士習於禮義者以斯為禮義之地則從之矣其鄉則自有塾亦豈官使為之哉居其鄉者苟不得志於太學庠序其不可以不學也故五孰焉鄭子衿之詩作然後士始知為利乃薄乎庠序而不處後然無所歸陵遲至於戰國五公子興始号召而取之雞鳴者牲焉狗盜者牲焉蓋必為名矣夫其下至於利而為燕并則又不保其常產而廉耻衰其上志於利則下亦名應之而為穉窳偷薄莫知禮義之實雖國有太學邑有庠序其猶虛器焉嘉州保安鎮其鄉之長者率其鄉為孔子廟以居其鄉之為士者使學焉予不知始作之者為名歟其來學焉者其誠知孔子之道為禮義廉耻歟誠作之者不為名以其禮義率其一鄉自其一鄉而傳之一邑自其一邑而傳之至于一州一道者聞之而慕士庶人各將食其田而力以足乎已而無求於富是之謂三代之俗則塾之立書之大復古也不然姑託於名其居於庠序者以駕凌於其邑其居於塾者駕凌於其鄉以為我蓋士也則又何有焉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五十

記

定慧院記

缺中之郡十有三皆尚鬼而淫祀若施而黥其尤焉而涪於二邦為近故其俗延及于外之屬邑樂温亦然有疾則謝鑿卻藥召巫師刲羊豕以請于神甚者用人為牲以祭不可則云神所譴弗置也即卧不食俟期以死世傳為常不之怪而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民鮮少生字不蕃長吏以下懼焉夙夜思念所以佐天子理元元之意因見唐柳州其俗大抵類此賴刺史柳宗元至知其民頑難以訓告因修郡之大雲巖佛祠設浮圖氏之法以竦動之由是其俗去鬼息殺而稍遷焉意者浮圖氏之法果可以佐教化也或者以謂梁以浮圖亡唐以浮圖衰願何取於今哉是大不然竭天下之力弊於土木為宮室之麗者浮圖之末也若夫以慈惠不殺為心以清靜持戒為行者乃其本尔梁唐徒以其末致乱吾能舉其本焉有不可乎今樂温有浮圖祠曰定慧其先以律自名用此以却四方之士而保其環廬之田以庇其室至于長子孫而襲居焉非徒不能化其民而又甚之也異時嘗見東南持禪那者為嚴不尚律等今若易律而禪求具名德者今說法齊眾以表率之其於先教化者宜易也而涪之民當有勸焉於是上之即位十二年郡守得請于朝命吉程寺僧了

鑿統其徒越明年而寺之榱桷板檻之腐撓者蓋甍級磚
之夷圯者鑿皆易治之其宇日以嚴飾其俗有革於舊予
適客亭是邦聞其事心嘉之會鑿采以記屬子故為之書
且信柳子之言乎後世去

嘉州清溪觀道藏記

天有言乎天無言也無聲無臭者也天有為乎天無為也
蒼蒼而視下者也夫然河出圖洛出書其可謂天無言也
歟善者福淫者禍其可謂天無為也歟惟其不常言而託
於人以言惟其不常為而託於人以為世之所謂刑賞褒
賈者天以託於人非世之所得私焉天下有善者斯褒之
斯賞之非人也天也有淫者斯賈之斯刑之非人也天也
書稱五服五刑者皆天命之豈不然哉故其賞其褒而不
知所德其刑其賈而不知所怨有不察夫褒賈刑賞皆天
也乃竊取而私焉淫者苟所尚也安得而刑之安得而褒
之於是違天之意天乃愾然不寧而自下禍福焉既富矣
俄而其家噫已困窮矣既貴矣俄而其身噫已死矣其子
孫噫已微且絕矣宋之火也寓於廟以呼晉之衰也寓於
石以言蓋有不得已而言不得已而為者焉今孝子之祠
有錄其經如浮圖氏之藏者或曰道之原出于夫天烏有
言乎殆粗於所見世之有竊其刑賞褒賈而莫之禁以為
天真無言也無為也容其得私焉不知天亦愾然不寧而
自下禍福也子斷之曰天固有言也固有為也然則孝子

之祠所以藏其經者可信不誣矣嘉州清溪觀道士趙妙
通於其觀為大殿藏其經而未有記予因書其說使覽者
知刑賞褒貶之不可私而禍福之不可竊也

眉州州宰藏書記

郡於益部以蓋藏則不足焉以文則富矣予始至郡見宰
官諸生誠皆彬彬然徐問諸宰官其食有田而无書也郡
之富於文不獨諸生之言辭為然蓋文籍於是乎出至布
於其部而溢於四方願宰官无書豈不稱也予既為之市
諸書以遺宰者不竛求諸其家以取於左右而足豈但使
之誦說而止歟夫書之効修於家則齊修於國則治修其
身可以為成人其大如此或者好之有謂之癡謂之貪謂
之愚者非書是罪也今夫博觀而強記尽天下所有无不
知焉及而之語道理論當世事可為不可為後所以利害
者則昏塞而不通置諸其位臨事如毫髮比皆荒憤而皇
惑不綴於癡乎其志惟欲天下之書萃於其家見或有之
則必取之而記覽實不能周矜多術得橫陳於後前目愉
心悅謂之貪且淫其亦可也宰而至於此已於書有負
况挾其說上下馳騁以文其姦而欺其君惟其所為如戰
國縱橫之徒秦疾其然并其書焚之夫秦敢遽蔑弃吾書
哉挾書以為資者累之也夫子為斯文生以口相傳設則壁
而藏之抑有望於後世以羽翼夫道也縱不能羽翼焉其
无負之可也而乃累之可勝恨耶郡人張文紀在漢求建

漢安間有高節蓋可奮乎百世之下其被於李官諸生為
近其風宜有存者焉今知予遺之以書必不肯負之其尚
肯累之也耶乾道年月日郡守臯某記

眉州起文堂記

書於其牘粲然以為華是以謂之文者惡觀古聖賢之有
作於斯世煥乎其有文章者哉禹之謨臯陶之謨益稷之
篇伊尹以告太甲傳說以告高宗者君子願不獨以文稱
焉而巫咸甘盤閔天泰顛之徒又无一言以傳諸其人豈
其不足於文於戰國之時始以著書為貴士各大肆於文
高者為虛無下者為縱橫則學其國昏于其徒而天下後
世祖其說益巧其為虛无者不謂虛无而曰黃帝吾師也
為縱橫者不謂縱橫而亦曰堯舜吾師也於是行不願
言色厲而內荏者焉蓋不可以文論古聖賢人夫以文論
古聖賢人其猶論鳩汭塗山有娥有嫫姜原任姒以色則
未喜媼已廢姒亦在可論也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言之尚
德則其於言也兼之矣鄭臯其來守通義始登洛邵博為
刺史時所作起文堂者堂上有刻銘謂故翰林李士承言
蘇公軼寔其郡人能起三代之文故云予不知觀蘇公之
文止於其粲然書於其牘者耶誠如是則國朝斯文之盛
豈一蘇公而已乎蓋不考諸古聖賢人以論蘇公則歐陽
文忠公之所成就者五十策之言不若王荆公感發於前
而陳扶風切瑳於後粹然始有得於五十策之外而遂及

乎三代然不果施於用迺去中國以屋岫嶼而航渤澥其
文之所發徒以為經奇宏偉玩於耳目則其文為可恨也
今之人多喜以文論蘇公者大雅之士斯傷焉因為推廣
所刻銘之意使聞之者有感而三代之文其果可復起也
乾道年月日郡守吳某記

省齋誌

始予未識許昌盧君而於大夫士間耳其名且熟雖其為
人未悉也而心知盧君奇士氣抗然慕義士窮者觀所與
友皆一時人豪其視觀之輩則絕不與通以故世多嫉其
高而盧君久官不遂予所聞類如此已未歲初見盧君子
涪上從之游故知之也益詳每為語必慷慨論兵出入奇
正纒纒不知倦察其志常在万里外而不欲為州縣留也
予固喜之而獨恨其才高氣疏遇事輒鋒發不自為毫髮計
若古豪傑以此失之者多矣噫人之才難而不能用其才
乃禍也鄧析之亡以其辯而豐舒以其後發與辯非所以
士其為士者內怙其才而不知慮外復不能合世之變用
以自斃是以君子日加三省於其躬仕且達則名立而身
遂雖窮而无悔焉以盧君之才宜思有以用之夫天下不
可易也是冬予有紆溪之行越明年庚申予再事至涪
上聞盧君盛舉室名之曰省且來乞文為記予欣然曰吾
平生極知盧君才力有餘而所乏者寡思尔今能省焉七日
庶幾有成也

梁山縣尉廳題名記

破中縣三十有二子嘗以事至者殆十之五雖其地廣狹
膏腴異焉而風俗大略同也其民多服農畝一日或釋耒
焉則珥筆而吏故外推魯而詭譎根諸中玩易法令若所
憚者及犯而刑始懼號呼祈免已復如初不遷也往往取
具案各藏諸其家後有辯對始持以出其家亡因不復在
由是輿賦失其平而訟者亡所質故其治号为難至者辯
訛讀卷文移不足日為事問欲與實客幸一觴不能也是
皆令專焉而主簿亦鈎稽其籍朱墨盈前目忘手煩不能
竟問更持檄出旁郡獨尉无治事吏時抱成案執削授尉
使書已輒持去雖有才亡所施惟盜發所部許剿治暴衣
霞冠于外不得解沐始獲用其才然今朝廷教條嚴恩澤
下十有三州之民安焉何苦而盜彼推埋剽攻者則固无
有若理阡陌治候館亦其職而勞民以求名其可哉此外
非有所候迓至境上或受民歲所委輸者則无復事或者
不能自閑居惻然有可憐色苟得一事則躍以喜予所
不曉也自予至掃除一室左右皆書讀之倦則卧榻上戒
吏杜門事无以関我蕭然尺日不知身在城闕而心乎崑
石也今之世而有樂如此惜夫无文以見於是因求前人
名氏書之壁而為之記云

捨田記

太平興國禪院有善知識曰張民瞻與其兄弟為其父母

捨所有田其廣十畝一歲得米為二十斛而此大衆有五
十人是時會中起下劣想今以此米以供此衆一月之食不
能滿足有一居士從彼方來聞作是想告其大衆汝所得
田凡為幾塵一塵之中凡種幾粒一粒所化為無量粒始
自一歲以至五歲十歲數十百歲如是展轉至無量劫則
我所化無量聲者為無量飯食我飯者為無量衆汝思所食
則為幾粒如恒河沙雖汝會中善算數者亦不能知是善
知識乃大檀越居士既宣此義復說偈言

國王有大倉

如四大海水

使汝入其中

恣汝所飲食

不過於滿腹

以食亦嘗之

乃以有限身

而起無邊想

為飲食轉流

以至生病惱

汝能去貪癡

無時不飽滿

尽阿僧祇劫

如此一食頃

